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飞越疯人院



第一章

那3个黑人卫生员就在外面大厅上。

他们身上穿着白大褂，故意起得比我还早，在大厅里干那下流勾当；还想不等我抓住他们就完了事儿，把地板上的脏东西擦干净。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我从宿舍出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擦呢。这3个家伙一向阴沉着脸，仇恨世上的一切：恨白天的工作，恨这个地方，恨他们的同事。既然他们这样咬牙切齿，最好别让他们瞧见我。我脚上穿的是帆布鞋，挨着墙边轻轻地挪动步子，一点声息也没有。可是他们身上装着特别敏感的仪器，探出了我的害怕心理，3个人齐刷刷地抬头向我望过来。那3张黑面孔上滴溜溜的眼睛，像是破旧收音机背面的电子管，发射出冷光。

“酋长来啦。伙计们，这不是超级酋长？勃鲁姆顿老酋长，打这边走，扫帚酋长。”他们给我手里塞过来一柄拖把，又指指我今天该清扫的地方，我乖乖地走过去了。一个卫生员用一根扫帚柄碰了我的腿肚子一下，催我快走开。

“嗨，瞧见他推拖把的样子没有？个子大得能把人脑袋囫囵吞下，可跟个乖孩子似地听我使唤。”

他们开心地笑起来，接着又在我背后把脑袋靠在一起，叽叽喳喳议论些什么。那叽叽喳喳就像黑色机器开转时的嗡嗡声，其中尽是些仇恨、死亡和医院里面见不得人的鬼名堂。我在旁边他们也不怕大声地说，因为他们以为我又聋又哑。医院里谁都以为我又聋又哑。我够滑头的，小心翼翼，把大伙儿都骗过了。如果说，在这不是人过的鬼地方，我这半印第安血统对我还有点用的话，就是使我处处谨慎。这些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我推着拖把快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发觉有人从外面把钥匙插进锁眼，我知道这是护士头儿来了。那钥匙应手就就把锁打开，动作轻



柔、敏捷而熟练。她和锁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嘛。她闪身进了门，带来一股冷风，回手把门锁上。我看见她用指尖摸那擦亮的钢门把。个个指尖都和她的小嘴唇颜色一样。一种很滑稽的桔黄色，像烙铁的尖端。这颜色又像冷又像热；可到底是冷是热，即使她来摸你，你也说不清楚。

她拎着一个柳条包，像是乌姆普夸人在炎热的8月天沿着公路出卖的那种：有个麻制把手，形状像工具匣。我在医院里多年了，见她总是带着这个包。这包编得很稀疏，看得见里面的东西：没有带镜子的小粉盒、口红和其他妇女用品，却装满了她当天上班用的上千种零件：轮子、齿轮、磨得锃亮的嵌齿、像陶瓷一样闪光的小板片、针、镊子、钟表匠使的钳子和一卷卷铜线……

她走过我身旁的时候，向我略一点头。我连忙拖着拖把退到墙边，笑了一笑，我尽量不让她看到我的眼睛，好使她的机器失灵——如果你闭上眼睛，别人就道不明你的心事了。

我闭着眼睛听见她向大厅走去，橡皮鞋跟踩在花砖地上发出吱吱声，柳条包中的各式玩艺儿也叮叮当地响。她走路一向笔挺、僵直。我睁开眼睛时，看见她已经走进大厅，正准备到玻璃格子围成的护士室去。她整个白天坐在里面的桌子旁，隔着玻璃盯着外面的活动室，把那里发生的事都一一记录下来。一想到这点，她满心高兴，神色悠然自得。

正在这当口……她望见了那几个黑人卫生员。他们没听到护士头儿进来的声音，还把头挤到一起咕哝些什么。等到他们感到她正瞪着他们时，已经晚了。他们自然知道在她值班的时候是不能扎堆儿叽叽咕咕的。他们的脑袋一下子分开了，挺慌张。她猫下腰，向着他们挤成团缩在那里的走廊尽头逼过去。她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看得出她气坏了，简直失去了控制，恨不得把那几个黑杂种撕个粉碎。她全身膨胀起来，白大褂都快崩裂了。她的胳膊像要一截截伸出来，长到跟绳子似的可以把黑小子们捆个五六道。她的脑袋也变大了，转来转去四周张望。她看到谁都没有起床，没有人看见她；只有那个老扫帚首长躲在拖把后面。可他不会说话，不会叫人来帮忙。这下成了，

她可以由着性子干了。她收起一向装出来的笑容，公然咆哮起来。她身子越胀越大，像一架拖拉机。真是大极了，我都闻到她发出来的拖拉机超载时发出的那种味道了。我大气不敢出，暗暗估摸：老天爷，这回他们可要干上啦！他们心里的仇恨积压太多，超负荷了，身不由己要杀个你死我活！

可是正当她要动手用那一截截胳膊去捆那几个黑小子，而他们也用拖把柄打她的时候，惊动了病人。他们都走出病房来，看看究竟什么事这样吵吵闹闹。她只好一下子变了过来，免得病人看清她的本来面目。待到病人揉揉眼睛，差不多看清眼前的情景时，护士头儿早已经像平素一样微微地笑着，又安详又冷静。她正在对那几个卫生员说：星期一早晨最好别扎在一堆儿闲聊天。一周的第一个上午，有多少事情要干呀……

“星期一上午真烦人，是吧，孩子们……”

“喳，雷察德小姐……”

“咱们今天上午要干的事不少。所以吗，要是你们在这里扎堆儿要说的事不着急的话……”

“喳，雷察德小姐……”

她停下来，跟站拢来的病人点头打招呼。他们睡得双眼通红，直发愣。她对每个人都点一下头，动作准确而机械。她有一副平和、做作而且拘谨的面孔，像一个价钱很贵的洋囡囡：皮肤像肉色的瓷器，白里透红，蓝湛湛的眼珠子，小鼻子，鼻孔是粉红色的——除了嘴唇和指甲的颜色，还有那特别丰满的胸脯之外，她长得处处都很协调。可惜不知怎么，工艺上出了差错，老天爷把那么大的一对女性十足的乳房，错装在了她身上，否则就会是一件十全十美的工艺品了。你能看到她也为此而十分苦恼。

那些闻声而来的病人还是呆站在那儿，等着瞧她如何安顿那几个黑小子。于是她想起了刚才见到过我。她说：“既然今天是星期一，孩子们，咱们得有个好的开始才是。咱们先给勃鲁姆顿先生理发刮胡子吧，省得早餐后盥洗室里太挤。看看咱们能不能让他别——呃——别捣乱。你们说呢？”



还没等到人转身找我，我便溜回到卫生用具间去了。我把门一关，关得死死的，不敢喘大气儿。早餐前理发，那是最糟的时间了。肚子里有点啥玩艺儿的，你身体壮实些，头脑也清醒些，那帮给“大机器”干活儿的杂种们才没那么容易用他们的什么鬼机关来代替电刮胡刀。可有时她让我早饭前理发——清早6点半，房间里墙是白的，盆是白的，天花板上长长的管儿灯照得通明透亮，四壁的镜子里都是你的脸，团团围着你，在镜子后面是尖叫声。在那种情况下，你怎么对付得了他们那鬼机关？

我躲在放拖把的小间里听着，黑暗中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尽力摆脱恐怖感，把我的思想引向别处——我使劲回忆过去的事，我想我老家的村子和哥伦比亚大河，我想那次爸爸带我去达拉斯山附近雪松林里打鸟的情景……但是正像我每次想到过去、把自己藏在过去里面一样，眼前的恐怖感还是会透过回忆渗进来。我感觉得到外面那个最矮小的黑鬼正走进大厅，用鼻子嗅探我的恐惧。他张开他那黑咕隆咚的烟囱似的鼻孔一下下地吸气，把病房里面的恐惧都吸进肚子里去。现在他闻到了我，我听得见他喷鼻息的声音。他不知道我在哪儿，但是他到处闻，到处找。我尽力一动不动……

（爸爸告诉我不能动，他说狗已经嗅到就在左边的鸟。我们问达拉斯山里一个汉子借来一条能用鼻尖指示猎物方向的猎狗。爸爸说，村子里的都是杂种狗，只会吃鱼肚肠，不怎么样，根本不入流，只有他弄来的这条狗不一样！我没有说话，但是我已经看到一棵矮小的雪松上的那只鸟。它把浑身羽毛缩起，成了一团灰疙瘩。狗在树下绕圈子。气味太浓了，它闻不到鸟儿确切在什么地方。鸟儿如果一动不动就是安全的。它坚持得蛮好，可是那狗继续嗅呀，绕呀，嗅的声音愈来愈大，绕的圈子愈来愈小。这时鸟儿沉不住气了，展开羽毛，跃出松林，吃了我爸爸的鸟枪子弹。）

我就是因为沉不住气，走出小间还不到10步，便被小个子和另一个大个子黑人卫生员抓住拖回盥洗室里。我没挣扎，也没吵闹，因为那只会更受罪。我忍住不喊叫，一直忍到他们碰到我的太阳穴。直到那玩艺儿碰到我的太阳穴，我才知道那不是剃刀而是他们的一个代



用机器。我再也受不了啦。那是一个……开关，一揪！哎唷！它说：空袭啦，空袭啦！声音冲着我来，太响了——反而没有了声音。玻璃墙后面人人都双手捂着耳朵向我喊叫。一个个围着我，张着嘴叫唤，却没有声音。我的喊声把别的声音都吸收了。黑鬼们又开动了制雾机，将冰凉、雪白、像脱脂乳一样的雾喷满了我的全身。雾浓极了，如果不是他们抓住我，我就能躲进雾里去了。在浓雾中，眼前10厘米外的地方我都看不见。我喊着喊着，只有一种声音压过了我的嚎叫声。我听到护士头儿用柳条包推开病人走过来了。但是我还在喊，直喊到她来到我身旁。他们把我掀翻在地，护士头儿把整个柳条包塞进我嘴里，还用一根拖把柄硬往里捅。

（一条有蓝色斑点的猎犬在雾中狂吠。因为它什么也看不见，迷了路，便惊慌地乱跑。地面上除了它的脚印外，什么痕迹都没有。它用冰凉的、红橡皮般的鼻子四处嗅，可除了它自己的恐惧——那种像蒸气一般在它体内灼烫着它的恐惧——之外，什么气味都嗅不到。）后来我说到我这一段经历，说到医院，说到她，说到我的伙伴们，还有说到麦克莫非的时候，我感到的灼痛，也就是这种。我一直闭着嘴不说话，时间太长了。现在禁不住把这一切像洪水般倒出来。你会想：我的上帝，这家伙胡言乱语，是在说梦话吧？世间哪有这么可怕的事！哪能是真的呢！可是，请听我说。直到如今我想起这些事头脑里还糊里糊涂。但是，就算这些事没有发生过吧，它们还是真的。

等到雾气消失，我看得清楚周围事物时，我已经坐在活动室中。他们这次没有把我弄进电击室。我记得他们将我拖出盥洗室，锁进隔离间。我记不清吃没吃早饭了，可能是没有。我还想起有那么几个早晨，被锁在隔离室里，几个黑人卫生员不断送进来一道道菜肴——说是给我吃的，其实由他们代劳——直到他们3人都吃饱喝足了，我还躺在臭气烘烘的尿垫子上，瞧着他们用烤面包片将碟里的鸡蛋抹个净光净。我光闻到奶油香味，听着他们嚼面包的声音。还有几个早晨，他们倒是给我端来了凉粥逼着我喝，里面却连盐也没有放。

至于说这天早上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得了。这是因为他们给我吃足了那种药片。我听到病房门打开以前，人事不知。开病房门，那



是说8点钟了，也就是我在隔离室里冻着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在这期间，那几个机械师肯定已经进来，按照护士头儿的吩咐，在我身体里面装上了不知什么机器了。

这个当儿，我听见病房门口大厅上有了响动，但却看不见。这个病房门。8点打开。每天嘎吱咯咕，开开关关，足有上千次。每天早上，我们这些病号在活动室两边排排坐定，早餐后便摆弄拼板玩具，听着开门锁的声音，等着那天会有什么人来。此外就屁事也没有了。有时出现在门口的，会是一个来得早的年轻住院医生。他想观察一下我们诊治前的情况。他们管这叫诊前观察。有的时候，来的是一位病人的太太，登着良跟鞋，紧攥着一个手提包贴在肚皮上。有时又会是一群小学教师，由那蠢猪公共关系联络员带着来参观。那人总是把潮湿的双手合拢来，说，他看到精神病院消灭了旧式的、残酷的治疗手段，真是太高兴了。“这儿大家的心情都多么舒畅呀！你们说不是吗？”小学教师们为了安全起见，靠在一起，他合着双手绕着老师们跑前跑后。“噢，我想到过去那肮脏的病房、恶劣的饮食，甚至，甚至残酷的诊治手段；呕，太太小姐们呀，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的斗争费了多大气力！”当然啦，有时来的人使人失望，但总还有不失望的时候。因而只要有开门锁的声音，所有的脑袋会不期而然地抬起来，像有根绳子牵着似的。

这天早上门锁咯咯地响得古怪。门口出现的不是一个常客。只听得有个警卫不耐烦地嚷道：“有人住院啦，来个人签字收下。”黑人卫生员们闻声去了。

有人住院。人们停下玩纸牌和“独占产业”游戏，转过脸向活动室门口望去。以往多数日子我都在外面打扫大厅，看得见签收的是什么人。可是这天早上，我刚才说了，护士头儿在我身体里面压了千斤重担，我休想离开椅子一步。过去多半是我第一个瞧见新来的人：看着他蹑手蹑脚进门，顺墙脚偷偷向前蹭，又慌慌张张地停下脚步，等那几个黑小子签字收下他，带进淋浴室。在淋浴室里，他们把来人衣服剥得精光，敞开大门，让他赤身露体在那里打哆嗦。这3个嘻嘻哈哈在大厅里跑上跑下，找凡士林。他们对护士头儿说：“我们要点儿



凡士林抹体温表。”护士头儿一个个打量他们一番，然后说：“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要。”她递给他们一只瓶子，里面至少盛有4.5升凡士林。“可我提醒你们，孩子们，别在淋浴室里扎堆儿。”接着，我会看见黑小子中的两个人，或是全体3人，还扎一堆儿在那里——在淋浴室里，同那新住院的一块儿——将体温表杵到凡士林里摆弄，直到表身大小有手指粗，然后哼哼着小调儿，说，“这就成了，妈呀，这就成了。”接着他们关上门，把所有的淋浴喷头都打开，除了水溅到绿色瓷砖地上吓人的嘶嘶声外，再也听不见别的动静。以往多数日子我呆在外面瞧见的，就是如此这般。

可是，这天早上我坐在椅子上就只能听着他们把这一位带了进来。尽管眼睛看不到，可我仍然明白这个新来的伙计很不一般。我看不见他顺着墙根溜，而且黑小子们叫他去淋浴时，此公居然不是低声答是，而是立即用铜钟般的噪音大声回话说，他自己已经洗涮得够他妈干净的了，免了吧，谢过啦。

“今天早上在法院和昨天晚上在监狱，他们都给我淋透了。我敢赌咒，要是出租汽车上有设备，路上他们还要把我耳朵洗一遍呢。嗨，看来我每次换个地方，事前、事后和行动中他们都恨不得把我洗涮得一干二净。我这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一听见水声，就动手收拾细软，准备上路走人。老弟，趁早收起你的体温表吧，给我点工夫瞧瞧我这新家——我还没上过精神病院呐。”

病友们莫名其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向门口望去；那人的声音继续从那边传过来。黑小子们就在他身边，有必要扯开嗓门喊吗？好像他们在他们头顶50米的地方，对着地下吼。听他声音，像是个高大汉子。我听到他走进大厅，走路声音也像个大汉。当然他不是蹑手蹑脚进来的。他的鞋跟想必钉了铁掌，像马蹄掌似地敲得山响。这一位终于在门口亮相了。他停下脚步，大拇指勾住裤兜，叉开两只穿着大皮靴的脚，站在那儿任大伙儿瞧着他。

“早上好呀，哥们儿！”

他头顶上有一张用根绳子吊着的万圣节蝙蝠卡片。他举手将这蝙蝠轻轻地弹动，那张卡片转起圈儿来。



“今天秋高气爽哩。”

他说话有点像我爸那样，嗓门大、神气十足。但他长相不像我爸。我爸是纯血统的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是一位酋长。他像一把枪柄一样，硬梆梆，锃锃亮；而这一位却是红头发，老长老长，连鬓脚都是红色的，一绺卷发从他的帽子下面冒出来——想必是早该理发了。不过，我爸身材魁梧高大，引人注目，这位却是向横发展，粗壮得引人注目。他宽下巴，宽肩膀，阔胸膛，满口白牙，咧开嘴时露出天不怕地不怕的笑。他那种硬梆梆也和我爸的不同，他是棒球外皮磨损了的那种硬。他的鼻子和一边脸颊上有一道伤疤，一定是和人打架时挨了一下。缝线还留在伤口上。他站在那里等着。等来等去也没有人想张口跟他说点什么，于是他开始大笑起来。谁也说不清他为什么要笑，因为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事。但他的笑声的确不同于公共关系联络员发出的那一种。这笑声放得开，而且洪亮。它从一张龇牙咧嘴的口中迸发出来，一圈一圈散发出去，愈来愈响亮，撞击着整个病房的四壁。这笑声就是和公关部门那胖子的笑声不一样，笑得开怀，真实。我突然明白过来：这是我多年没听到的真正的笑声。

他站在那里望着我们，双脚登着大皮靴，身子向后仰，笑了又笑。他把手指插进肚皮上，拇指仍然勾着裤子口袋。我看到他的手真大，上面布满伤痕。病房里所有人，病人、工作人员和所有人，都被这个人和他的大笑吓愣住了。没人想阻止他，也没人开口说一句话。他笑了好一阵子才停下来，走进了活动室。虽然他不笑了，但是笑声仍然回旋在他周围，就像停止了敲击的一口巨钟，仍然有声音在四周嗡嗡响着一样。那声音留在他的眼睛里，留在他的笑容中，在他那装腔作势的样子和说的话里面。

“在下名叫麦克莫非，哥儿们。名兰德尔·帕特里克，姓麦克莫非。是个不要命的赌徒。”他使个眼色，唱起一段小调，“……见了牌我就要下注哟……把我的……钱……押下嘴。”他又笑起来了。

他走到一伙玩牌的人中间，用他那粗壮的手指拨了拨一个急性病人手里的牌，眯起眼看看，摇了摇头。

“没错儿，这就是我要到这新地方来的原因。我是给哥儿们牌桌

上带点儿兴头来的。我在潘德里顿劳改农场呆够了。我愿意和他做件儿的人都走了，我才请求调动的。明白吗？要加点新鲜血液嘛。嘿，瞧这小子这样拿牌，他要把牌亮给大伙看吧。老弟，我真得像给小羊羔剪毛一样来调理调理你们这帮娃娃们！”

契斯威克收拢了他的牌。那新来的红头发汉子杵出一只手去，要同他握手。

“哈罗，哥儿们。你们玩什么哪？平纳珂牌戏吗？天哪，难怪你们不怕把手里的牌亮给人看了。你们这里没有副像样的牌吧？好说，有办法。我把我的牌带来了，有备无患嘛。我这副牌可同 AKQ 人头牌不一样，上面还有点别的——你们瞧瞧背面的画儿。嘿？张张都不一样。52 种姿势。”

契斯威克本来眼珠子就已经突出来，看到扑克牌背面的那些形状就把眼球快瞪到眼睛外面了。

“得，你别慌了神儿，小心把牌弄脏了；咱们有的是时间，好玩的牌多的是。我爱用我的牌。因为别人用它，至少得一个星期才习惯，看得清手上的一副牌……”

他穿着一身劳改农场的裤子和上衣，经过风吹日晒，颜色像对了对水的牛奶。因为长期在田野工作，他的脸、脖子和胳膊都像红色的牛皮。一顶黑色的摩托车帽戴在脑袋上，紧箍着头发；胳膊上搭着皮夹克。他那双大皮靴上沾满了泥，变成灰白色，重得能把人踢做两半。他从契斯威克身边走开，摘下帽子，从裤腿上拍打出一阵暴土。一个黑小手里拿着体温表在他身旁转来转去，可是他比黑小子机灵得多，他们逮不住他。他早已挤到急性病人中间，跟这些人一个个握起手来。他又是说话，又是使眼色；他那放开嗓门说话和装腔作势的神气全都让我想起那些二道汽车贩子和拍卖商来……

“你们瞧，说真格的，我不过在农场跟人争吵过两三次，法院就判我是精神病。你们想我会提出申诉吗？嘘，打死我也不会。只要让我不再上那鬼碗豆地干活，他们让我干什么不成！管它什么精神病还是疯狗还是狼人！到死都不让我再摸锄头，那才好呢。他们说，什么叫精神病？和女人睡多了，打架打多了就是精神病。这话也不全



对，你们说是吗？我说，谁听说过睡女人还有睡得太多的？哈罗，哥们儿们，他们管你们叫什么呀？我叫麦克莫非。我下两块钱赌注，我说你们谁也说不出手平纳珂牌的点数是多少。别看。两块钱。怎么样？妈的，小子！你就不能等那么一小会儿，再用你那该死的体温表来戳我吗？”

这新来的汉子站定，望了一分钟，为的是在活动室里找个有利位置。

室内一边是年纪轻一些的病人，被叫做急性病人。因为医生断定他们病情不是太重，可以治好。他们在掰腕子，或玩一种纸牌戏法：不论你是加、是减，还是倒着数，见到的都是固定的一张牌。比利·毕必特试着学用卷烟机制烟；马梯尼四外走动，想在桌椅下面找到点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急性病人爱走动；他们互相开玩笑，把拳头握得咯咯作响（可没人敢松弛一下，笑一笑，因为工作人员都呆在屋里，带着笔记本以及一大堆问题），还有人用黄色的嚼满牙印的铅笔头写字。

这伙儿病人彼此也搞侦察。有时一个人说了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并不想走漏出去；他的伙伴中有人碰巧在他说这话时与他同桌，便装作打哈欠，站起身，偷偷溜到护士室旁那本又大又厚的病房日志那里，将他所听到的情况写进去——护士头儿说，这本簿子是为整个病房治疗上的利益而设立的。可我明白，她只不过在等待攒足证据，好把某个伙计召到办公大楼去整肃：叫他好好清理一下头脑，把问题交代明白。

在病房日志上打小报告的家伙得到的报酬，只不过是在花名册里他的名字下面加个星号，第二天早上可以睡个懒觉。

房间里急性病人对过，坐着一排排康拜因大机器产品中剔出的次品——慢性病人。让这帮人进医院来，倒不是为了治疗，而是避免他们走在街上败坏此产品之名声。慢性病人入院是永久性的，工作人员承认这点。慢性病人分作像我这样给点儿吃便能四处走动的，坐轮椅的和呆子3类。慢性病人，或者说我们多数人，被认定是身体内部存在无法修理的毛病的机器，天生就有缺陷，或者是多年总冲着结实的东



西使笨劲儿，落下了灾殃。当医生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在一片空地上长着像血一样的锈。

不过在我们慢性病人中，有些人的情况说明，那些工作人员早年的判断出了错。这些人来的时候是急性病人，后来才掉了个儿。埃利斯就本是急性病进来，因院方将他弄进那几个黑小子称作电击疗室的邪恶的杀脑房里，超负荷运转后，才出故障的。他现在又像前次发病时那样，被他们从饭桌上架起，以同样的姿势——胳膊伸直、双手成杯状——挂在墙壁的钉子上。脸上也仍旧带着同样的恐惧表情。他那被钉在墙壁上的样子，就像一具剥制过的猎物。只有在吃饭、赶他上床睡觉、或是想让他挪挪地儿，好容我擦干他脚上那片泥水潭的时候，他们才将钉子拔下来。在那老地方，他站久了，撒的尿浸蚀了地板，从他脚下流淌开去。他不断地撒尿，直到透入了下面的病房，害得那里每逢点名时，病人总是不齐，这成了令人头痛的事。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勒克雷是另一个几年前入院时是急性病人，后来转成慢性病人的。对这个人，他们是用另一种超负荷运行的办法对付的；不过，据说在使用一部头颅内装置时也出了点毛病。他被认作是全病房最最讨厌的病人。他踢过那几名黑人卫生员，咬坏了几位实习护士的大腿。因此他们将他弄走收拾了一番。他们用皮带硬将他捆在手术台上，人们最后望他一眼是在门关上之前。就在那一瞬间，他眨眨眼，对那几个从他身旁退走的黑小子说：“你们会遭报应的，他妈的黑鬼！”

两个星期后，他们将勒克雷带回了病房。脑袋瓜光秃秃，脸上一块油污般的青紫痕，两道小钮扣大小的缝合口分别悬挂在两眼睛上面。从这双眼便可看出，他们在那鬼地方将他烧了个灵魂出窍，眼珠子都化作了青烟，留下的仅只是惨白的熔断了的保险丝一般的物质。如今他整天什么也不干了，只会拿着一张昔日的照片，举到烧坏的面孔前，用冰凉的手指来回翻个儿。那照片被他揉搓得也像他的眼睛一样惨白，谁看了也说不出原来是什么样子了。

院方现在认为，勒克雷的情况是他们一次失败。可我怎敢肯定，如若那装置运转得很好，他的结局就会好一点呢？他们最近使用这装置，一般是成功的。技师们的技术与经验都上了一层楼，脑门上没



再出现按钮孔，一点伤痕也没有——因为他们改从眼窝里穿电线了。有时一个伙计给他们叫去试那装置。离开病房时他烦躁、疯狂，对整个世界猜猜然；几个星期后他回来了，眼睛青黑。仿佛刚参加过一次拳击，模样儿却是那么从未见到过的柔和、文雅、端庄。他甚至会过一两个月便被允许回家一次，头上的帽子拽得低低的，遮住了他那张似乎在简单而快乐的梦境中游荡的梦游者的脸。他们说这是成功的例子，而在我看来，对康拜因大机器说，他只不过是另一个机器般工作的人，同只知道坐在那里流着口水抚摸着他的像片的勒克雷一样，也是一次本能改变的失败。勒克雷如今从不干别的事，只有当那名矮小的黑鬼，一次又一次逼他时，才会惹得他光起火来。黑鬼靠近他面前，问道：“你说，勒克雷，你估摸你的小媳妇今夜会干什么？”勒克雷的头抬了起来，记忆在这架杂七凑八机器的深处窃窃传示，他的脸涨红了，血管的一端似乎受到阻塞；他气急败坏，喉咙中却只发出了轻微的啾啾声；他嘴角挤出白沫，尽力启动双唇想说点什么。当最终能说出话来时，那少得可怜的字句，不过是一阵低沉、郁闷的噪音——“去……去……他妈的媳妇！去……去他妈的媳妇！”并由于用力过度而失去知觉。

埃利斯和勒克雷是慢性病中最年轻的，而马特逊上校则是最年老的。他是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吓傻了的老骑兵，专爱用拐杖挑起过路护士的裙子，或是对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讲授他写在左手掌上的某种历史知识。病房中他年龄最大，可并不是来得最早。他妻子几年前才送他来的；她感到实在无法再护理他了。

我才是来病院最早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便来了。我比其他病人来这里都早，只有护士头儿在我之前。

慢性病人与急性病人通常是不许混杂在一块儿的。遵照那几个黑鬼的要求，我们分别呆在活动室的两边。那几个黑鬼说，这样办更有秩序，并让每个人都懂得了，这是他们所喜欢的我们呆着的方式。他们在早餐后将我们驱赶进来，盯着我们分伙儿，然后点头说：“这就对了，先生们。正是这个样子，你们要保持下去。”

他们实际上没多大必要说什么话，因为除了我之外，慢性病号很



少走动；而那些急性病人说，他们宁可留在他们自己那边过夜，也不想到那味道比小孩脏尿布还更呛人的慢性病人那边。可我明白，他们躲开慢性病人的原因，说是怕恶臭味儿，其实是怕呆在那边会想到，有一天也会有类似的遭遇。护士头儿对这种恐惧心理很清楚，而且知道道如何加以利用。一旦有哪个急性病人发起脾气来，她就会提醒他说：你们要当个好小伙子，要同院方为你们制定的医疗方案配合，不然总有一天要呆到那边去的。

（这病房里每个病号都以与院方配合得好为荣。我们得到过一块钉在碱木板上的铜牌，上面印着这样的字迹：“祝贺你们能与全院病房中人数最少的工作人员和睦相处。”这是配合得好的奖赏；这块牌子挂在病房日志上方，轻、重病号的正中间。）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那个红头发的麦克莫非，一被收进来马上就明白了，他不属于慢性病号一类。在审视了活动室一分钟后，他便知道要他去的是急性病号一边。他径直向那边走去，跟他遇上的每个人都咧着嘴笑笑，并走上去握握手。我看出来，他是在用他那戏弄人与开玩笑的态度，还有对仍然拿着温度计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几个黑鬼厚着脸皮打哈哈，特别是用他那无拘无束的大笑，搅得病房里人人不安。他那笑声能使控制台上的转盘颤抖起来。他笑的时候，急性病号们便像遇上了鬼一般惴惴不安，那样子就像一群坐在教室里的小学生，老师不在的时候有个淘气孩子过分喧闹，生怕教师猛然回来发现了，课后要把他们都留下。我看出麦克莫非注意到了他使大伙儿忐忑不安，可是他还是一点不肯放慢他的节奏。

“该死，怎么都这样哭丧着脸？孩子们，我看你们并不怎么疯嘛！”他想使那伙人神经松弛一些，就像拍卖商在叫价开始之前，编点笑话好使众人松弛一些那样。“你们哪个人自称是最疯的？哪一个是最大的疯子？哪一位是这牌局的头家？今天是我来这里第一天，我愿意给当权的汉子一个好印象，只要此人能向我证实他确实称职就行。谁是这里的疯子头儿？”

他这话是正对着比利·毕必特说的。他俯下身子，死死瞟着比利，使比利不得不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目前还不是疯……疯……疯子头



儿，虽然下次就轮到他当了。

麦克莫非将一只大手径直伸到比利眼前，比利无可奈何，只得握住它。“好，老弟，”他对比利说道，“我真高兴下次轮到你当，可是我想的是马上就整个的买卖——古脑儿——自己接过来。这恐怕还是直接与头儿对话好些。”他向有些停止打牌的急性病人望过去，用一只手捂住自己另一只手的手背，把关节捏得咯咯作响。“老弟，你听着，我打算当上这病房的赌博大王一类人物，我要玩一种技术高超的海盗牌，你最好将我介绍给你们的头头，我们立刻来决定到底谁是这里的首领。”

没人弄得清楚，这个胸部像小桶一样宽阔，脸上带着伤痕，总咧着嘴笑的家伙，是在做戏，还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疯得够呛。也许两者都有点。但人们却已经从跟着他跑之中享受到很大乐趣。他们入神地望着他将他那巨大的红手掌搁在比利瘦削的肩膀上，看比利怎么回答。比利明白，只好由他来打破这沉默的场面了。于是他四下瞅瞅，从玩平纳珂游戏的人里挑出了一个人。“哈汀，”比利说道，“我猜想你……你就是吧。你是病……病……病人俱乐部主任。这……这位男……男子汉想和你谈谈。”

急性病人们现在都咧开嘴笑起来，不再感到那么不自在了。他们为平凡生活中出现了点新鲜花样而高兴。他们一窝蜂地嘲弄起哈汀来，问他是不是疯子头儿。于是哈汀放下了手中的牌。

哈汀是个无精打采而且神经质的人。他有一张风流小生的漂亮面孔，这模样在大街上碰不到，却让人感到在哪部电影里见到过。他的双肩宽阔而瘦削，在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时候，他会把肩膀蜷缩着。他的双手是那么修长、洁白而秀丽，我想它们是用肥皂雕刻成的。有时这双手耷拉下来，在他面前来回摆动，自由自在的，就像两只白色的飞鸟；直到他注意到了，才赶快将它们夹到双膝中间。他这双漂亮的手常常使他很苦恼。

哈汀之所以成了病人俱乐部主任，是因为他有一张文凭，说他是大学毕业生。这文凭装在一个镜框里，放在他的床头柜上，紧挨着一张穿浴衣的女人照片。那女人看上去也像在哪部电影中见到过——



她有一对高耸的乳房，正用手指将浴衣上端拉起来想盖住乳房，眼睛瞟着照相机。人们看到哈汀坐在她背后铺在地下的一条毛巾上；也穿着浴衣，瘦骨嶙峋的，似乎在等哪个大个子小伙儿将沙子往他脸上踢。哈汀对自己有这样一位妻子很引以为荣，说她是世界上最富于性感的女人，说她夜夜都不能从他那里得到满足。

比利将他指出来后，哈汀往椅子上一靠，作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望着天花板说话；对比利或麦克莫非连看也不看一眼。“这位……先生跟我约过时间吗，毕必特？”

“你事先约会过吗，麦克莫非先生？哈汀先生是个大忙人，没有约好，谁也甭想见他。”

“这位大忙人哈汀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疯子吗？”麦克莫非用一只眼瞟着比利，比利飞快地点头称是；比利这时因为成了大伙儿注目的中心而甚为得意。

“那就请你转告这位天字第一号疯子哈汀，兰·帕·麦克莫非等着要会会他呢。因为这家医院太小，容纳不下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我是坐惯了第一把交椅的。在西北部，每次干偷伐木材的营生，我都是顶呱呱的一号牵引车司机；从朝鲜战场回来，一路上，我走到哪儿都是一名出类拔萃的赌徒；甚至在潘德里顿豌豆农场，我也是个最最麻利的豌豆地除草人——所以我想，倘若我决心当个疯子，一定也要做一名戳得住的响当当的疯子。告诉这位哈汀先生，要么他像个男子汉一样来会会我，要么就趁早像一堆臭狗屎一样，在日落之前滚出这座城市去。”

哈汀往后靠得更低了，并用大拇指钩住西服前领。“毕必特，你告诉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麦克莫非，我打算正午时分在大厅里会会他，我们把这件事一次彻底解决，我这人性子一起来，一不做二不休。”哈汀学着麦克莫非那样拖长声音说话，可是他嗓音很尖，又呼哧呼哧的，听上去很滑稽，“为了不让他吃亏，你还可以警告他，我在这病房里当疯子头儿迄今已有两年之久，世上还没一个活人比我更疯呐。”

“毕必特先生，请你警告这位哈汀先生，我疯到这般地步，我投



的是艾森豪威尔的票。”

“毕必特先生，请告诉麦克莫非先生，我疯到两次都投的是艾森豪威尔的票！”

“你立刻告诉哈汀先生，”麦克莫非把两只手都杵在桌子上，弯下腰，压低了声音，“我疯到打算今年11月再次投艾森豪威尔的票。”

“我脱帽致敬。”哈汀说道。他鞠了一躬，跟麦克莫非握了握手。我看得出，毫无疑问是麦克莫非赢了，可我搞不清楚赢了什么。

所有的急性病号都放下手中的事，小心地凑过来瞧这家伙是什么新品种——这样的人病房里从没见过。他们用一种我从没见过过的口吻，问他是从哪儿来的，过去干什么营生。麦克莫非答道，他是一个只知奉献自己的人。说他在应征入伍、军队教他懂得了自己的天赋癖好是什么之前，原为一名流浪汉，伐木游民。军队把一些人教成绣花枕头，把另一些人教成二流子，可教会了他打扑克。他说打那以后，便决心献身于各种水平的赌博，整天只顾打牌，连媳妇也不要，因此愿上哪儿上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说，“可你们知道社会是如何迫害一个奉献自己的人的吗？自从我找到这受神感召的行当后，便开始在许多小城市的监牢里服徒刑，经历的事情简直能写成一部小说。他们说我是个爱笨事的惯犯。我是有点爱打斗，用作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不过，当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伐木工人而爱打斗的时候，他们并不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说那中以谅解，辛辛苦苦干一天下来，小伙子总得找地方发泄一下多余的精力。可是自从我成为一名赌徒后，他们知道我还不时暗中经营赌场，我即便是转过脸吐口痰，他们也认为我是个不可饶恕的罪犯。嘿，我从牢房进进出出都打破预算啦。”

他摇摇头，鼓了鼓腮帮子。

“不过他们也只能关我一段时间，我懂得有关的法律。说实在的，我这次在潘德里顿跟人打架，是近一年来我第一次失利，因此被抓起来。久不练习，我手生了，那家伙因而还能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在我逃出城之前找到了警察。那是条硬汉子……”

他又笑起来。每次当那个黑小子拿着体温表太靠近他时，他就同